

◎ 路遥 著

义和团运动 起源研究

義和團

山东大

◎ 路遥 著

义和团运动 起源研究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义和团运动起源研究/路遥著.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2018. 1
ISBN 978-7-5607-5941-8

I. ①义… II. ①路… III. ①义和团运动—起源—研究
IV. ①K256.7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02330 号

责任策划:马银川

责任编辑:张 瑞 秦大忠 张申华

封面设计:张 荔

出版发行:山东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0 号

邮 编 250100

电 话 市场部(0531)88364466

经 销:山东省新华书店

印 刷:济南华林彩印有限公司

规 格:700 毫米×1092 毫米 1/16

27.75 印张 4 插页 487 千字

版 次:2018 年 1 月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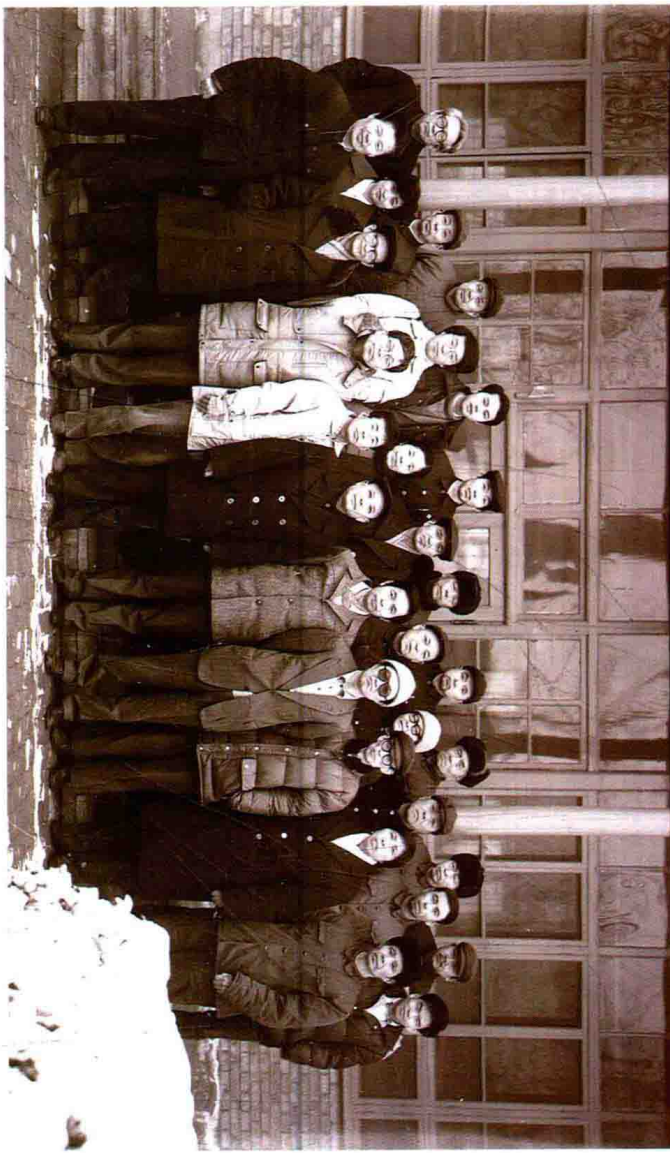
印 次: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59.00 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中日义和团调查考察组临清留念 87年初



中日义和团调查考察组成员(1987年)

- 第一排 左一许玉琪（山东大学）、左二程徽（中国人民大学）、左三久保田文次（日本东京女子大学）、左四佐佐木旦（日本山口大学、日方代表）、左五路遥（山东大学，中方代表）、左六阮芳纪（北京历史研究杂志社）、左七小林一美（日本神奈川大学）、左八陈振江（南开大学）
- 第二排 左一任明（山东大学）、左二佐藤公彦（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左三陈月清（山东大学）



1990年10月7日在济南召开义和团运动国际学术讨论会，
期间部分中外学者参观河北威县沙柳寨的义和拳议事厅并合影(一)

第一排 左一任明(山东大学)、左二路遥、右一茅家琦(南京大学)、
右二金光亿(韩国首尔大学)

第二排 左一柯文(Paul Cohen,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
右一包德威(David Buck,美国威斯康辛-密尔沃基大学)



1990年10月7日在济南召开义和团运动国际学术讨论会，
期间部分中外学者参观河北威县沙柳寨的义和拳议事厅并合影(二)

第一排 左一周育民(上海师范大学)、左二李世瑜(天津社会科学
院)、左三马西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世界宗教研究所)、
左四柯文、左五路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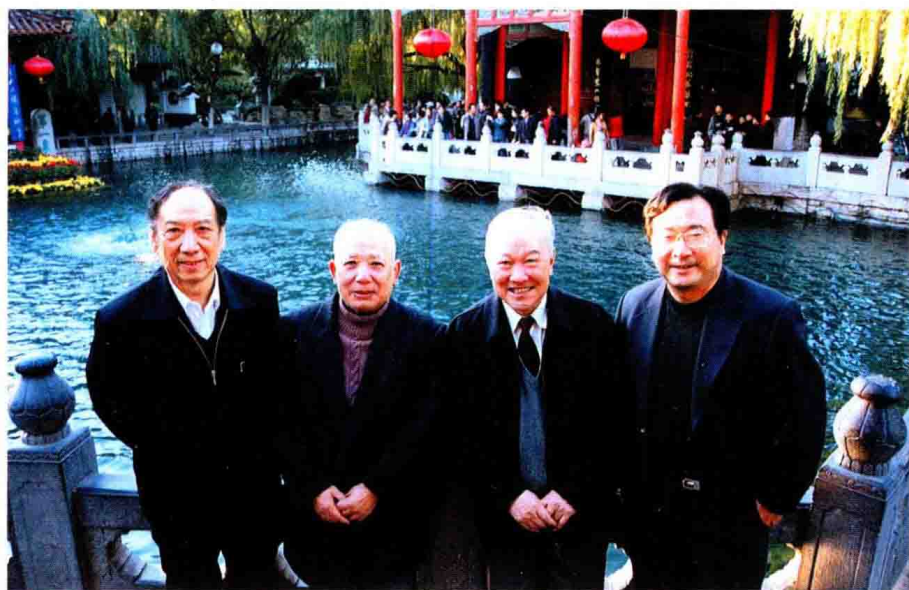
第二排 左一裴士丹(Daniel Bays,美国堪萨斯州大学)、左二冯士铎
(天津历史教学社)



2000年10月9日在山东大学邵逸夫厅召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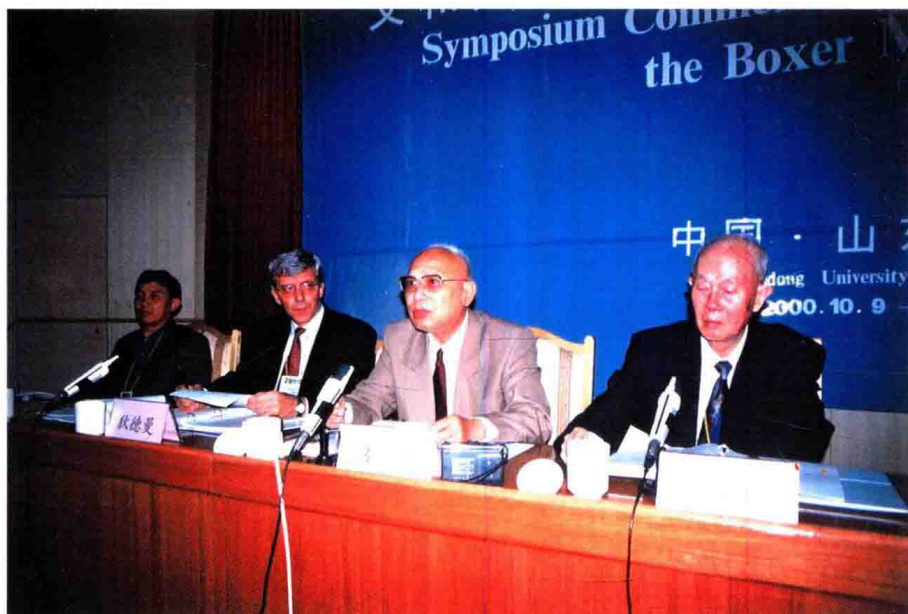
义和团运动1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

左一窦孟朔(河北省威县县委书记)、左二戴逸(中国史学会前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右一陈振江、右二路遥



2000年10月9日会议期间参观济南名胜趵突泉

左起:李文海(中国义和团研究会前会长,中国人民大学)、
路遥、金冲及(中国史学会会长,北京中央党史研究室)、
苏位智(中国义和团史研究会秘书长,山东大学)



2000年10月9日在会议讨论会上

右起：龚书铎（北京师范大学）、路遥、狄德曼（R. G. Tieman, 英国伦敦大学大亚非研究所）、陶飞亚（上海师范大学）



2000年10月11日会议期间参观河北省威县“义和团运动一百周年纪念”碑

左侧：从左到右为章开沅（中国辛亥革命研究会会长，华中师范大学）、路遥、谭松林（中国国际友谊促进会常务副会长）

右侧：三人均河北省邢台地区领导人



2001年6月22~24日在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
“义和团、中国与世界”国际讨论会休息室的合影
右起:何伟亚(James Havia,美国北加州大学)、韩书瑞(Susan Nakin,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路遥、何伟亚夫人



2015年在山东大学招待所接待周锡瑞
(Joseph Exerick,美国加州加利福尼亚大学)



1990 年 10 月在山东大学路遥寒舍与
包德威交流义和团研究



在山东大学路遥寒舍与吕实强(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交流中国近代教案与义和团研究

前 言

1979年中美两国建交之际,美国有两所大学派研究学者来到山东大学。一是匹兹堡大学文学院舒曼教授前来洽谈,代表匹兹堡大学与山东大学建立校际之间学术交流关系,双方商定以研究美国文学与义和团运动作为主题。二是美国俄勒冈大学周锡瑞副教授得到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支持,作为访问学者到来,明确提出要与山东大学进行义和团研究学术交流。他在此停留了几个月,向我们详细介绍了英、美以及日本各国研究义和团的现状,让我们大开眼界。我们也据其要求,同意将1960年和1965年两次大规模义和团田野调查资料及其他国内研究论著供其参考。其中,包括我以调查为基础,结合当时所能搜集到的文献资料撰写而成的一篇长文——《义和团初期斗争阶段的几个问题》。

周锡瑞先生经数年努力,在1987年出版了一本英文著作《义和团运动的起源》。该书撰写恰值中外开放研究交流之际,诚如日本佐藤公彦在1998年著的《义和团的起源及其运动》(日文版)一书中指出:周锡瑞在中国作研究期间进行了田野调查并搜集史料,“试图从中国视角,把握义和团,因此在欧美学术 research 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从而在美国取得两项研究奖项,备受中外研究者重视,亦属理所当然。而在该书出版三年后,拙作《义和拳运动起源探索》一书也于1990年问世,并于是年10月在山东济南召开的第二届具有国际性的义和团运动研讨会上,发送给中外学者每人一册。会议结束后,海外研究者各自回国,我一时听不到他们的反馈和评论。

迨至1994年,周锡瑞所著《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之中文版在中国广泛刊行。至此,我才在该书中文版序言中看到了周锡瑞对拙作《义和拳运动起源探索》的评论。他先是对拙著予以肯定,认为我的研究对他极有助益,甚至直接影响了他对义和团运动发展阶段的想法。如他关于“鲁西南大刀会、直鲁边界的义和拳以及鲁西北神拳是义和团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观点,就是直接受到拙

作在区域研究,特别是背景研究方面的影响。

接着他又指出其研究方法与我有所不同,其中最主要的分歧是在义和团运动起源问题上,他不同意我把“直鲁边界地区的义和拳认定是这次民众运动的主要来源,即义和团运动显然是义和拳运动的直接发展”。在他看来“对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和传播起了核心作用的,是在于它具有标志性的仪式”,“就此一点来讲,与首倡降神仪式的神拳相比,直鲁边界地区的义和拳缺少这种仪式”。简言之,他就是把山东的“神拳仪式”看成是对义和团运动起了核心作用。神拳及其仪式能在义和团运动中起那么大的作用吗?我确与之有重大差异。

在义和团运动早期斗争阶段,最早掀起反教会斗争的是甲午战后的金钟罩(亦称“大刀会”)。1896年6月,山东曹单地区的大刀会首刘士端应安徽砀山大刀会的要求,派众攻打东湍刘堤头天主教会势力,并乘势焚毁其他洋学、教堂,刘士端因此而被山东地方官员逮杀。刘士端习的是金钟罩,原是由一个游方的大刀会首赵天吉从直隶河间府传来的。山东巡抚李秉衡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六月二十四日奏折中说:“臣查大刀会即金钟罩邪教,由来已久……上年海疆不靖,民间以此教可避枪炮,传习愈多,几于无处不有。”这说明金钟罩完全是为抵御西方传教扩张而兴的。它所习的是排刀、排枪、喝符、念咒,还有法语、口诀,为的是抗御外侵,能刀枪不入、保护身家。这是早期的金钟罩形迹,而不是后来的神拳仪式。这一点对西方学者来说可能是有隔膜的,他们往往把神拳与金钟罩混为一谈。金钟罩除有其特定的上述仪式外,它还是一个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组织。它敬的是真武神,在组织上属于坎门,也可以说它曾是坎卦教的羽翼。大刀会首刘士端被杀后,曹、单地区的大刀会势力并没有被瓦解。狄德曼在其《华北的暴力和恐慌》一书根据德国柏林联邦档案馆等记载,认为刘士端的师傅赵天吉带领大刀会弟子,在经鲁西南巨野前往徐州所属“湖湍”地区,中途到达巨野县属张家庄时,指杀了两位神甫,为刘士端报仇。此确有其事。这说明赵天吉的大刀会势力在鲁南、苏西北仍有巨大的影响。但据《筹笔偶存》光绪二十四年六月(1898年7月)所记,山东巡抚张汝梅收到两江总督刘坤一电文,得悉赵天吉亦于1898年7月在徐州二湾地区被官府逮捕。赵天吉被杀后,大刀会群龙无首,只能分散在鲁南、鲁西南等地区活动,而无法形成大规模的反教会斗争。鲁西北的神拳继之而兴起。

义和团运动中的“神拳”兴起于何时?我们从调查中得悉,它兴起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六月黄河发大水时。在平地区处于黄河流域,当洪水爆发时,灾民不知如何是好,只好求神下降;洪流退后,灾民便以为这是有神灵保护所

致,遂传出谣言:在肥城桃花山上有72洞,洞洞有神仙。还可求祖师神下降,于是就把人们所熟悉的《三国演义》《西游记》《封神榜》等小说中的人物作为人神请求下降,人们求神时要向东南叩头。以上就是所谓神拳的仪式,它后来流行于朱红灯的在平神拳中。

朱红灯自幼家境贫困,毫无分亩土地,曾客居于长清县大李庄其舅父家,并在那里学习金钟罩。那时他只有乳名,人呼他为“小朱子”,在大刀会中没有什么地位。黄河发大水后一年,即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三月,他才来到在平县五里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他一到来,就被人们尊称为“朱红灯”。他很讲究排场,当时备有一匹骡拉车,上挂着“兴清灭洋”旗帜。接着四五月间他就抢了“没庙张庄”教堂,还在张官屯组织神拳唱了4天戏,县官豫咸还亲往祝贺,致使在平全境出现了极多拳厂,盛况空前。这时,在他所设的拳厂中,存在“大刀会”“神拳”两种叫法。这是因为朱红灯本习大刀会之故,但神拳毕竟由他而兴。

神拳的仪式或形迹有什么特点呢?主要有两个:一是请神时必须面向东南叩头4个,这是建立在传说肥城桃花山有仙存在的基础上的。1899年农历九月,朱红灯率众参与的平原县杠子李庄之役和同年十月的森罗殿之战中都有此仪式。他们把这看作是作战纪律和信念。二是当洪水爆发时,降神附体的对象更加大众化。我从调查资料中看到这种选自人们喜爱小说中的人物被加以崇奉的竟有20多个,远不止于原金钟罩所尊崇的真武神。此外,还有不属于降神附体、刀枪不入一类的仪式,但可作为信念而广为流传的民谣。如《红灯照谣》:“这若不算苦,二四加一五;天下红灯照,那时才算苦。”还另有一些民谣,如“先学梅花拳,后学金钟罩,杀了洋鬼子,再灭天主教”;“先学义和拳,后学红灯照,杀了洋鬼子,再灭天主教”。这些调查资料,在我于1980年主编的《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一书中都可看到。这说明金钟罩及其仪式远在朱红灯之先,并为朱所沿习,而朱所增的仅是上述而已,有影响的仍是来自金钟罩的仪式与形迹。

周锡瑞对神拳的论述,使我注意到与之有关的另一重要之事。那就是朱红灯于光绪二十五年九月初七日(1899年10月11日)率拳众参加平原县属的杠子李庄之战役。据上海《汇报》于是年十二月初十报道所证:这次战役“匪首”散贴邀拳匪千余人(实为数百人)盘据平原(县)杠子李庄“大书特书曰天下义和拳兴清灭洋”。这表明朱红灯已开始抛弃其原所兴的“地区性”神拳,转而采纳作为其组织主体具有“天下性”的义和拳。之所以有此改变,我认为实受冠县十八村梨园屯教案及其发展为义和拳运动的影响。据我所看到的一份《庚子莽蜂

录》上载：“东省义和拳自直隶故城、清河、威县、曲周等处流入东昌之冠县，自冠县流入东昌之属，再东昌，而曹州，而济宁，而兖州，而沂州，而济南，潜滋暗长，已非一日。”此所指的直隶等处流入东昌之冠县，实指冠县十八村及其毗邻的威县、曲周等直隶所属，然后再流入东昌府所属。据所记“查卑属（指东昌府属）拳、教不和，以冠县梨园屯一案为最，此案既结，而在平之神拳遂起。驯至去冬今春，遂有各属闹教之祸”。这明确记载着朱红灯是在1899年农历三月来到在平掀起闹教之祸，实由梨园屯一案而促成的。该案于1897年春因直隶威县沙柳寨梅花拳之介入而改名“义和拳”；接着于1898年农历八月十八日（10月3日）赵三多率义和拳在十八村的蒋家庄马场集聚3000多人揭竿“助清灭洋”起事。以上这些都发生在朱红灯来在平之前。在朱红灯刚到在平之际，赵三多的义和拳又在是年四月初八（1899年5月17日）以为佛祖诞辰烧香为名，在直隶正定大佛寺秘密聚会，将义和拳定名改为“神助义和拳”。这对义和拳来说，是一次极为重要的决策会议。它对当时直隶景州、枣强、衡水、武邑、阜城一带属于王庆一领导的一支，京南各县的白门、黄门以及静海、青县、东光等地的铁布衫，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还有据蒋楷《平原拳匪纪事》记载：曾搜出朱红灯私书数十通，中有“明年”四月初八日攻打北京之语。四月初八日是烧香以纪念佛祖生日的日子，所谓“明年”就是1900年。此亦当受赵三多义和拳之影响，但朱红灯在其领导的平原森罗殿战斗之后，因没有处理好其神拳内部之间的矛盾，致使众拳首朱红灯、本明、于清水等相继被捕，并于当年（1899）年底毓贤离任前夕被杀害。至此，在山东颇具影响的、刚从神拳改名的义和拳不久也迅速瓦解。但赵三多、阎书勤^①领导的义和拳，仍活跃于反教会斗争的前线，贯穿于义和团运动的始终，而且是唯一的一支。日本学者佐藤公彦在其名著《义和团运动及其起源》中进行详细比较后指出，它实可“成为在义和团运动全过程中一直继续斗争的唯一集团”。这一评价当合乎历史真实。1902年，赵三多又参加了景廷宾领导的“扫清灭洋”斗争。

义和团运动最后在八国联军联合武装镇压下失败了，但它的反帝侵略斗争的民族精神却是永存的。从另一角度看，这场重大的斗争，还表现在中外宗教信仰的根本差异上，这可从其矛盾发生在山东冠县“十八村”的梨园屯村来考察。该村于康熙年间建有一座玉皇庙，同治八年（1869年），因有加入天主教的

^① 家谱中称为“阎书芹”，民间文书档案又称“阎书琴”，清代官方文献档案称“阎书勤”。本书统一依据官方文献称其为“阎书勤”。

村民提出要求议分义学、玉皇阁共有之地,于是梨园屯三街会首连同地保共同商议,按人口多少分配。从双方订立的分亩单中,可以看到“汉教”分得38亩,而教民则以“圣教会”之名仅占有3亩多。最初双方对此并无异议,但后来教民却将所分地亩献给传教士建立教堂之用,引起了同治十二年(1873年)“汉教”公愤,双方争讼历经20多年矛盾而未决。后经梨园屯“十八魁”引来直隶威县沙柳寨(与梨园屯相隔仅数里)赵三多为首的梅花拳支持,均属“汉教”以与“圣教”对抗,继之“梅花拳”改称“义和拳”,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八月十八日数千人聚集起来亮拳,揭竿举起“助清灭洋”的旗帜起事。“汉教”是什么教,它乃属民俗信仰亦称“大教”,广布于直隶、山东、山西一带,奉玉帝为天地三界中最高神祇。随之,各地梅花拳、红拳等纷纷亮拳,誓死而与“圣教”相对抗。光绪二十五年腊月十一日(1900年1月11日)义和拳的第二领袖阎书勤在邱县十八村常家屯聚众去攻打山东武城县十二里庄的山东迤北方济各会主教堂时,遭到官兵围困,义和拳受到两面夹击。阎书勤骑着大红马,虔诚地背负着玉皇神像,视死如归地率拳众而同官兵战斗。可以看出,赵三多之义和拳于1899年四月初八在正定大佛寺改义和拳为“神助义和拳”或“义和神拳”之后,赵、阎就曾以民俗信仰的最高神祇作为主神之一来供奉。1960年山东大学历史系师生来到冠县梨园屯一带调查时,一位属于梨园屯公社邵固村年已84岁的老人张治贞说道:“当时阎书勤领导的义和拳写有白纸揭贴到周围各村传抄。”他还将揭帖内容一字不漏地说了出来。现转录如下:

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天无雨,地焦干,只因鬼子止住天。天爷恼,仙爷烦,一同下山把道传。神出洞,仙下山,附着人体把拳玩。掀铁道拔线杆,紧急毁坏火轮船。大法鬼,心胆寒,英美德俄尽萧然。洋鬼子,都杀尽,大清一统定江山。

据这位老人记忆,该揭帖上还写有“山东孔庙抄传”,“谁要不传,刀砍嘴子”。这是义和团运动在竖起“助清灭洋”旗帜之后,所涌现出众多揭帖中的最主要一种,把神助义和拳以与“义和团”连在一起,将其斗争矛头直指法、英、美、俄、德等帝国主义。据时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丁题良的回忆,说这份揭帖仅在天津一地就发了1000份,其产生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这一点,对西方学者来说,可能是难以获得真知的。这才是真正地体现了来自梅花拳的义和拳,在其汉教信仰的指导下,联合金钟罩(大刀会)、红拳、神拳等及利用其仪式,从反洋教斗争发展为反帝国主义斗争。本版前言写到此为止。

最后,我还需要对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义和拳运动起源探索》“著者”

署名问题作些说明。该书系全由我个人独立撰写而成,写毕后,因要赶在第二次义和团国际性讨论会之前印出分发给中外代表,又由于参加调查者两单位计50多人,也来不及讨论,便由我个人独自择出几位参与调查者的党政干部列为“副主编”或“编者”,以示共同负责。这显然不合乎“文责自负”原则,遂趁此次扩充出版前致函山东大学许玉琪、燕子杰,威县党政领导干部顾自忠、黄成俊、李金鹏等,将他们的原署名方式更改为“共同调查者”列在本书内;将此书之作者与书名亦改为“路遥著《义和团运动起源研究》”,以符其实,均经他们欣然认可。

路 遥

2017年9月28日

目 录

上篇 义和团运动的起源

一、义和团运动初期斗争阶段的几个问题	(3)
二、将义和拳运动研究首先移向冠县十八村的考察	(27)
三、天主教山东北部代牧区与直隶东南代牧区	(47)
四、梨园屯教案	(60)
五、从士绅反教到“十八魁”抗争	(70)
六、甲午战争后教会的新攻势与反教会斗争的发展	(80)
七、梅花拳的组织及其与义和拳的关系	(91)
八、义和拳起义与大刀会在直隶南境的斗争活动	(106)
九、义和拳并非乡团	(117)
十、义和拳运动的发展及其失败	(131)
结 语	(149)

下篇 义和团的组织源流

一、论义和团的组织源流	(155)
二、The Origins of the Boxers	(179)
三、“义和拳教”钩沉	(226)

四、近代华北农村秘密拳会的调查与分析

——「梅花拳会」組織を典型とした事件について (246)

五、清代华北农村秘密拳会的调查与分析

——围绕“梅花拳”“义和拳”作典型的考察 (263)

附 录

附录一 中文资料 (283)

一、义和团之缘起 (283)

二、梅花拳的传承谱系 (291)

三、习武序 (300)

四、冠县十八村梁庄《潘氏家谱》 (305)

五、义和团运动时期山东布政使,按察使、济东泰武临道、兗沂曹济道、
曹州府、东昌府各级官吏任期表 (308)

六、晚清山东冠县县令表 (310)

七、晚清直隶威县县令表 (312)

八、晚清山东兵力布防情况 (313)

九、管理山东迤北天主教务马天恩主教致法公使施阿兰禀 (316)

十、山东北界马主教禀 (317)

十一、总署收山东巡抚张汝梅文附东昌府上巡抚禀 (319)

十二、山东巡抚张汝梅折 (322)

十三、山东巡抚遵旨复陈东省现办教案情形折稿 (324)

十四、山东巡抚复奏东省大刀会情形折稿 (326)

附录二 外文资料 (329)

一、法国传教士关于义和拳运动的信札 (329)

二、德军占领胶州的后果 (340)